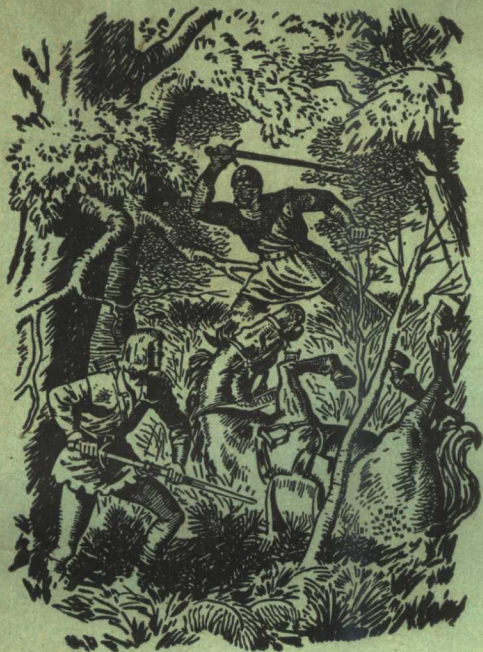




綠林怒火

乔第萊·特里斯原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綠 林 怒 火

〔英〕乔弗萊·特里斯原著 -
曾紹求譯

*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4 1/2 印張 84,000 字

1957年3月北京第1版 195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0

統一書号: 10009·200

定价(6)三角六分

綠林怒火

喬弗萊·特里斯原著

曾紹求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中世紀時，英國的農民生活極其困苦，他們受到國王和封建領主的双重壓迫。“綠林怒火”通過一個農奴家的孩子被迫投入綠林的故事，描寫了英國中世紀俠盜羅賓漢的英勇事跡。作者在這本小說里充分地說明了羅賓漢之所以成為英雄，並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樣，只是由於他的箭術高明，更重要的是因為他了解農奴們的迫切要求，領導了農民起義。

封面設計：林繼勳

GEOFFREY TREASE
BOWS AGAINST THE BARONS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1948

給 讀 者

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写成了这本书。兒童时代，当我在諾廷汉那个依旧叫作“森林”的公园里玩着弓箭的时候，我总是把罗宾汉当作我所崇敬的英雄的。后来漸漸長大了，生活經驗比較丰富，我觉得有些描写他的故事并不真实。“快乐的强盗”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生活得那么愉快的，像罗宾汉这样的人也不会那么容易向帝王屈膝。因此我想創造一幅比較忠实于生活的塞尔伍德森林的新画面。

并不是每个人都欢喜我的这个新画面的。当然这“不过是个故事”罢了；但也只好这样，因为历史上并没有关于罗宾汉的具体事迹的記載。不过本书的叙述也沒有什么說不通的地方，甚至設想罗宾汉曾經領導一次偉大的起义，也是說得通的——那样的事在一三八一年^①确实發生过。事实上，在英国历来都有很多人把他看作那样的人物。一六〇三年华尔特·劳利^②在受审时曾經叫屈道：“在这个时候，我会去仿效罗宾汉、瓦特·泰勒、凱蒂或者賈克·开德嗎——我沒有那么瘋狂！”他所說的其余三个人确实領導过英国的农民起义，华尔特·劳

利准是把罗宾汉看作同样的領袖了。

幸而这本書受到了另一些人的欢迎。男女孩子們从世界上的許多地方給我寄来了信。这本書甚至被譯成冰島文，有一个朋友还告訴我，当他参加西班牙內战的时候，曾經在巴塞隆那發現过这本書的苏联版的德文譯本哩！現在，趁付印英文新版本的机会，我又將全書作了一翻修訂。

乔弗萊·特里斯

① 一三八一年倫敦附近發生了瓦特·泰勒領導的農民起義。他們迅速地進入了倫敦，向國王請願。國王滿口答應把農民的境況改善。這就騙回去了一部分農民，但是大多數農民在瓦特·泰勒的領導下仍舊留在倫敦，城市貧民也起來響應。倫敦的富豪大為震驚，便着手調集武力，跟封建領主聯絡，準備反攻。借著國王和農民談判的期間，倫敦市長就背信地把瓦特·泰勒殺害了。——引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外國歷史上冊171頁。

② 華爾特·勞利（Walter Raleigh, 1512—1618）是英國探險家、政治家 and 伊麗莎白女皇的寵臣。伊麗莎白女皇在一六〇三年去世之後，他就被其他的王公大臣以叛國罪控告於法庭。

目 次

第一章	“幸福的英格蘭”	7
第二章	逃生	15
第三章	森林里的伙伴	22
第四章	在虎口里	29
第五章	人民說話了	37
第六章	落在敌人手里	43
第七章	自由的歌声	50
第八章	患难朋友	56
第九章	报答	63
第十章	铁腕的統治	74
第十一章	罗尔夫男爵去打獵	81
第十二章	死亡的陰影	87
第十三章	夢想中的英格蘭	93
第十四章	伏击長老	98
第十五章	偵察	104
第十六章	塞尔伍德行动起来了	113

第十七章	陰霾密布	122
第十八章	暴風雨开始了	126
第十九章	北奔	133
第二十章	进入山地	138

第一章 “幸福的英格蘭”

拍！

一條長鞭打了下來，纏繞在他的肩上，隔着破爛的緊身衣，皮肉火辣辣的。狄剛厭惡地搖晃了一下，但是沒有喊出聲來。他緊緊地抓住拿在手里的毡帽，咬着嘴唇忍住疼。

“我不要懶漢，”管家說。

他身軀碩大，騎在一匹高大的馬上，惡狠狠地朝這孩子瞪着眼睛，他那冷酷的臉在盛怒下更顯得陰沉。

“偷懶不做事就得尝尝這滋味，小鬼。你是很清楚該做些什麼的。再說一遍。”

狄剛悻悻地朝上面望了望。熱血在他內心沸騰。他真想一下子跳到管家的馬鞍上，把小刀插到他的大肚子裡，但他知道這是多麼不可能。那傢伙會把他像一隻老鼠一樣地扔下來，跟着那把長劍會亮晃晃地一閃，馬上結果掉他的性命……

這不行。主人總是主人。農民只有服從、挨揍和干活的份，直到死神把安息的日子帶來為止。

“是，老爺，”他咬緊牙齒回答。“每隔一天我一定要在主人

的地里干活；春天我得給他耕四英亩地，还得自己帶兩条牛去；我得——”

“够了，”威廉粗厉地打断了他的話。“今天早上你怎么不去干活？”

“因为那只猪，老爷。它迷失在林子里了。要是我不去找——”他帶着恳求的神色停頓了一下。“我家只有这么一只猪呀，老爷。”

“猪？我管你家的猪干嗎？”管家又威胁地提起了鞭子。“你們都是猪，你們这些做工的。罰你下个礼拜每天到主人的地里去干活。”他在沙土路上撥轉了馬头。狄剛又一次想把刀子戳进他那肥肉横生的身体里。“好好地在那里干，”他回过头來說，“不然还得揍你。”然后他慢慢地騎着馬跑去察看磨坊的工作去了。

狄剛痛苦地朝着他称之为家的茅屋繼續走去。他在他父亲的一小片貧瘠的田地上已經劳累了漫長的一天了，他还没有一个成年人的气力啊！

如果父亲能回来該多好呢！可是他却和領地上別的一些人，跟着罗尔夫男爵出去了这么多年。他們到海外的聖地去了，有些人說是在守衛耶路撒冷城，防御异教徒，也有人說他們从弱者手里夺取权势，擄掠錢財，不管这些弱者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

狄剛希望他的父亲会回来和他一起耕地，或者他自己已經長得够大了，可以投到罗尔夫男爵帳下当一名弓手，到海外去碰碰运气也好。

干什么也比这种没完没了的苦工强，成天做牛马，只为了养活母亲、两个弟弟和自己。管家骑着马到处跑跑自然好过罗，吃饱、喝饱、睡饱，养得肥肥的！除了因为一身肥肉，热得淌汗以外，他不知道淌汗的滋味，不知道挨饿、受冻、淋雨的滋味，也从来没有尝过皮鞭绕在肩上挨揍的滋味。

“你好，小狄刚，”从他身旁传来了一个斯文的声音。

他转过身来。原来是村里的牧师站在那里对他微笑，但牧师那双圆湛湛的黑眼睛带着一种令人讨厌的神色。狄刚赶忙摘下帽子，恭敬地鞠了个躬。谁也不能得罪牧师啊！

“你好，牧师，”他答道，他的声调并没有透露出在所有的人之中，除了管家以外，牧师就是他所最急于要躲避的人。

“你的奉献还没有缴足啦，我的孩子，”牧师说，一面摆弄着悬在腰间的耶稣受难像。

“没有，”狄刚涨红着脸说。他早已知道这事迟早要发生的了。“年成不好啊，牧师。我的母鸡有些给大水淹死了。收割的庄稼也很少。我们自己还不够吃哩——”

“不过，你终是欠了圣母堂的奉献了。”牧师翻起眼睛，虔诚地望着天。“奉献是应该先缴的，孩子。虽然这只是一点点，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他的声调就像在礼拜堂里念圣经一样。“你记得老寡妇的小钱^①那个故事吗？”

“我们缴不出！”狄刚倔强地说。“就是因为不够吃，我妈妈病了。我还没有像爸爸那样大的力气来种地，我们太穷了。”

① 圣经里有一段关于耶稣带着门徒募捐的故事。一个老寡妇捐了两个小钱，但是耶稣却说她捐得最多，因为她已献出了全部财产。

“貧窮的人有福了！”^① 牧師把兩只潔白細嫩的手合在一起，頌讚着說。

“你不窮嘛，”狄剛喃喃地說。“要不你才不會那麼說哩！”

“狄剛！”牧師立刻改了口氣。“你忘記你是在和上帝的仆人說話了。限你下個禮拜來繳錢，不然教堂的人就來拿。”

“叫他們來拿吧，只要他們有錢拿，”狄剛譏刺地說。他把帽子戴在蓬亂的黑頭髮上，邁着大步繼續走路了。牧師望着他的背影，氣得說不出話來，牧師的眼睛預示着這將對狄剛不利。

夜幕慢慢地垂下來了，太陽已經沉下去，晚霞染紅了半邊天，復蓋着一望無際的森林。在蒼茫的暮色里，沿着路邊可以看到幾間低矮的房子，一道火光照亮了敞開着的門口。鴨子在小溪里游泳，一群豬在森林邊緣掘食橡果。

狄剛在這些茅屋面前走過，和站在門口的鄉親們道着晚安。他的家在村子的盡頭，離開其餘的人家約有一箭之地，差不多完全為森林的橡樹陰影所遮蓋。只有一小塊他最心愛的園地把他的家和無邊無際的塞爾伍德森林隔開了，他在这塊園地上細心地種了一些蔬菜，安置了兩個蜂房。

“孩子，你回來晚了，”他媽說。

她是一個矮小的女人，神色疲倦，頭髮灰白，過度的操勞和糧食的缺乏使她現得憔悴蒼老。她用木盤盛了些煮着的菜蔬放在他面前。他抓起一個雀麥餅，還沒有回答他媽的話，就大嚼起來了。

^① 這是聖經八福里的一句話，牧師用它來搪塞。

“管家在跟我找麻煩，”他嚼着一口飯菜嘀咕道。“還有牧師——要奉獻。”

他媽嘆了口氣。在茅屋的陰暗的角落里，他的兩個兄弟蓋着破布在睡覺，他們的蒼白的臉孔從破布片里伸了出來。三雙焦慮的眼睛盯住狄剛，三雙耳朵緊張地聽着又有什麼新的災難將要臨頭了。

“只要爸爸回來就好了，”狄剛惱怒地說下去。“不要在外面游蕩了——”

“不可以那樣說。你爸爸不想去，可是他不得不去。他們那些人里面，誰也不願意去。可是成百個最好的射手都被征走了。他們現在在哪兒呢？死了吧，多半是死了。被黑人殺了，或者沉到海底去了。”他媽從滿是皺紋的臉頰上抹去了一滴眼淚。狄剛輕輕地拍拍她的肩膀。

“噯，媽媽，咱們會想法子应付過去的。收割了庄稼，咱們就可以交掉牧師的錢，不過留給自己的糧食不多了。”

“不行。你看到了那些鹿又在外邊搞了些什么嗎？”

“沒有，”狄剛皺起了眉頭。“它們又到田地裏去過了嗎？”

“唉，它們掘起了一大堆，還踏壞了很多。一個晚上給糟蹋了一個月的糧食。”

狄剛說出了少有的誓言：“我要把這些畜生射掉一只！那咱們就可以吃他一頓鹿肉，咱們的蔬菜也保住了！”

“噓！”她朝門外愈來愈濃的黑暗里窺探了一下。“會給人聽見的。你知道碰一碰國王的鹿會怎樣不得了的！”

“那么国王为什么不把鹿招呼好，不讓它們跑到咱們的田里来呢？他大概每年到这里打一回猎——其余的时间他的鹿就来踩坏咱們的庄稼，吃掉咱們的菜蔬，把咱們干好了的活搞得乱七八糟。他却不准咱們动一下。咱們可以挨餓，他的鹿倒养得肥肥的。这是不合理的！”

“从来就是这样的，”他媽愁苦地說，“我看以后也老是这个样。只要咱們还活着，就得干他們的活，打他們的仗，咱們有多穷，他們是不关心的。”

“我要教訓他們一下！”

她苦笑了。“真是孩子气！別叫他們揍你一頓你还得謝謝他們哩。那比割掉你的耳朵或者在橡树上吊死好些。你还是去睡吧。明天要干的活多着哩。”

礼拜堂里傳来了晚钟的声音，炉火已經熄灭了。圓圓的月亮还没有爬上来，四周一片漆黑。狄剛把疲倦的身子躺在靠近門口的干草堆上，一会儿就睡着了。

夢糾纏着他。管家和牧师的臉孔又出現在眼前，他們吓唬他。他夢見又到了冬天，家里沒有半点粮食。野味、多汁的肉变成了兔子、小鳥和鹿，在森林边缘跑跑跳跳，逗引着他，而这地方連弓箭都不許帶，哪里还談得上射它一只呢！

他醒来的时候，午夜已經过了很久，月光正从屋頂的出烟洞里射进来。他剛才慌乱地夢見一些騎馬冲鋒的人，起先是追赶鹿，后来竟追赶他了。他猛地惊醒，耳边还迴响着鹿和馬奔跑的蹄声。

他細听了一会。这不是夢。那声音是从茅屋外面傳來

的。他拿起弓箭，霍的推开了門，朝外面看去。

一大群鹿刚从林子里慢慢地跑出来，現在正愜意地吃着他的卷心菜！他眼看着他家一个礼拜的粮食給吃掉了。

这太过分了。他不加思索，就瘋狂地拈弓上弦，瞄准为首的一只，嗖地一箭射去。

恰巧中了目标！那枝長箭深深地插在那畜生的喉头。那只小鹿跳到半空里，又掉了下来，四只蹄子在地上乱踢了一会。然后它的腦袋軟弱地滾到脖子上，它僵硬地躺在那里。

其余的鹿像幻影似地消失在森林的陰影里了，月光下只剩下他和那只死去的小鹿。

他走过去察看 he 杀死的小鹿。接着他那只血污的手在額上慢慢地摸了一把。漸漸地他明白了自己干下了一樁可怕的事情了。

他射死了国王的一只鹿！

他那用手染上了血跡的額头上冒出一陣冷汗。他呆若木鷄地站着，不知該怎么办才好。

森林里的一切都是国王的神聖不可侵犯的东西。砍断一顆树就是犯了法，連一根树枝都不行。……何況射死他的一只鹿呀！就是伯爵也得先經国王准許才能动手。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干了这种事，很可能会被他割掉耳朵或是斬去一只手。

狄剛打了个寒噤。朋友們会笑話他，說他大概是嫌耳朵突出來，長得太大了吧，但是他并不希望割掉耳朵。至于斬掉一只手，那以后他还有什么用呢？

不，他們不会斬掉他的手，要是他們这样做，他就不能再

給罗尔夫男爵干活了。他是罗尔夫男爵的农奴，也是罗尔夫男爵的财产。能不能干他自己的活倒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总得让他能够为罗尔夫男爵干活。

这么說，大概是割耳朵了。他心里这样断定。

除非——

他絕望地环顧了一下。他的罪行是无法隐瞒的。把鹿拖到什么地方去也得找个人来帮忙。这样别人就会知道而且傳开了。国王的守林人到处都有耳目。

只有逃进森林里去才能保全生命。塞尔伍德是穷人的避难所。人們說那里面尽是强盜、失業的老兵、逃跑的农奴和犯了王法的家伙——一群亡命之徒，这些人会收留他作为伙伴，也会馬上割断他的喉嚨。

只有罗宾汉是有些不同的。要是他能够找到罗宾汉，在他手下干活，在村里老百姓小声称讚的那一伙人里面干活，那該多好啊……

狄剛望着森林。它显得神秘而森严。和那月光下明亮的曠野比較起来，它是多么陰暗。那里有狼、野猪和亡命之徒。要是罗宾汉还活着，他就一定待在什么地方，但是要在这一片森林和灌木叢中找到他，那就簡直像在干草堆里找針了。

但是他必須去。他不再等待了。他溜回屋里，摸索到他的帽子、短刀和其他的一些东西。他很小心，不去惊动他的母亲。如果她一無所知，他們是不会处罚她的。

至于粮食呢，他只拿了两个雀麦餅，塞在口袋里，但是当他走过那只死鹿的时候，他弯下身来，帶着微笑，給自己割下

了一塊鹿肉。反正要當強盜了，干脆尝尝鹿肉的滋味吧！

接着，他最後望了一望村子，就悄悄地溜進森林裡去了。

第二章 逃 生

狄剛最焦慮的事是要在天明以前離開他的家鄉鄂克斯頓。至於找尋這個強盜首領却不是馬上就能辦得到的，必要時，也許要等好幾天，甚至好幾個禮拜。說真話，那該是比二三十年来歷任的州官們和守林人的首腦們所企圖辦到的時間更長一些，但是狄剛卻希望運氣好一點。他這樣一個單身人，除了弓和短刀以外又不帶武器，不像個朝廷官員，他相信遲早總會碰到個把人，能夠帶他到那伙人那兒去的。

塞爾伍德並不是一片連續不斷的濃密的森林。有些地方橡樹稀稀落落，隔得很遠，橡樹下面長着綠色的草根和蘚苔。有些地方叢生着比較高而直的樹，月光下看起來好像一枝枝的銀槍，也有一些密集的樅樹和冬青結成黑暗的、無路可通的樹叢。有時他也發現一片寬敞的空地，膝蓋深的羊齒草像地毯般鋪着。景致經常在變換，沒有兩處地方是相同的。

一兩條年久失修的砂土路從森林的一邊橫跨到另一邊，毫無遮掩，這些道路得趕快躲開。另外還有一些寬廣的綠油油的“馬道”，像刀割一樣地直穿過森林。在白天連這些馬道也要躲開，免得遇到巡邏的守林人。

天漸漸地亮了。他覺察到亮光從他身後一點一點地趕上